

我的老师

瞧！这本与众不同的孔子传

著 鲍震



学林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

我的老师

孔中尼

著 鲍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老师孔仲尼/鲍震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486-1424-1

I. ①我… II. ①鲍… III. ①孔丘(前 551—前 479)
—生平事迹—青少年读物 IV. ①B222.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66606 号

策 划 夏德元

责任编辑 胡雅君 许苏宜

整体设计 海未来

我的老师孔仲尼

鲍震 著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200235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11 万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86-1424-1/G·543

定 价 48.00 元

起初，听闻我的师兄任子选计划写一本纪念老师孔子的书，我是并不看好的。

首先，在为老师守丧的三年间，我们全体师兄弟一起编辑整理，出了一本很好的书，名为《论语》。在那本书里，对孔老师的言谈举止已有非常翔实的记载。而且，它又得到了非常广泛的传播。

其次，即便是像有子有、颛孙子张、卜子夏那样

* 本引言原题为《弁》，是一篇残破不堪的书稿。中间还有几行的缺损，我只能大致将原文恢复至此。——鲍震注。

有不少徒弟追随的师兄弟，在日后也都只敢给《论语》新添上几则而已，一概没有另外著书立作以记录老师言行的。

而任子选在众师兄弟中并不突出，追随老师数十年，却没有在圈内混出一点儿名气。他学识不为人所知，品貌不为人所赏，甚至在编辑《论语》的过程中也不够积极，以致自己都没能在书中露面。他写的纪念孔老师的书，会有人看吗？

但即便如此，任子选还是凭着韧性，将这本《我的老师孔仲尼》写成了。书成之后，他许了我三秉小米作为润笔，让我为他作序。

他的书稿在桌上堆了整整三个月，我也没有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天，连蚂蚁搬家都令我看得无聊，我才终于拿起这一叠竹简。

没成想，这一捧起，再放下已是两天之后——我竟一刻不歇地读完了全书。在任师兄的笔下，我们的老

师仿佛真的活了起来。而我也瞬间放下了先前对本书的偏见，诚心实意地向大家推荐本书。

至于其他夸奖的话，就不需我多啰嗦了。一来，书评家们会说我的好评全是出于先前收下的那三秉小米；二来，书店为序言也只预留了这两片半竹简的空间。

因此我只好就此打住，以下便是任师兄的正文。

言偃

/ 目录 /

序	001
---	-----

我们的老师	001
不齐的拜师	018
子路的拜师	026
老师的去齐	036
老师的学堂	056
老师的老师	066
子贡的好学	090
颜渊的志向	099
子路的“失宠”	108
商瞿的学易	119
老师的算卦	131
老师的为政	138

老师的立功	148
老师的罢官	175
子路的助人	199
卫公的爱好	207
老师的“艳遇”	219
子贡的望回	227
叶公的为政	244
老师的回国	255
冉有的叛道	262
子路的殉道	270
子贡的卫道	282
主要参考书目	300

后记	301
----	-----

我们的老师

周敬王四十一年，也就是鲁哀公十六年^①。那年的四月辛卯，天刚蒙蒙亮，我正睡在鲁国武城县的县衙里，窗外是阵阵春雷滚滚，雨打瓦檐。这天气，让人实在想睡个懒觉。

但子游却一点生活情趣都没有，才过拂晓，他就来敲门喊我起床。他说“鸡鸣”，我说“昧旦”^②，可他却没有兴趣跟我背诗，而是立马进门把我从床上拽了下来。除此之外，子游还附赠了我一顿教训，说曾经老师讲过，睡懒觉是“朽木粪土”们才会干的事情，要做君子的话就不能为也。^③

道理我们都懂，可是他也该体会一下我昨天帮他熬夜改公文的辛苦——况且那公文还奇长无比，害得我只能把字写得极小。到最后只剩几片竹简，我更得一系列挤作两列写才勉强够用。加上武城又实在买不到好灯油，都是些亮光没多少、光会一个劲儿地冒黑烟的搓灯油，直熏得我眼睛生疼。

强打精神起了床，低头一看今天穿的是白长衫，念了一遍老师之前教过的穿衣口诀：缁衣羔裘，素衣麕裘，黄衣狐裘^④。于是赶忙丢下了手边的羊皮衣，转而从衣柜里翻出一件鹿皮衣套上——怕子游等一下看我穿衣不按标准又要说我做不成君子。

出得门来，发现澹台灭明早就召集来了武城的唱诗班，正在大院里搭雨棚准备排练。再过两天就是春分，照着周礼，那天是要祭祀太阳的。所以这段时间他们一直在抓紧排练祭日仪式上的歌舞，即便是下雨也不敢偷懒。

前两日子游专门派人去曲阜邀请我们的老师，想让他来担任祭日仪式的主祭人。算算日子，今天信使应该就能回来了。说起我们的老师，还真挺值得拿来炫耀一番——他就是鲁国的孔子，全天下最懂礼的人。

从师门辈分上看，子游算是我的小师弟，他大名叫作言偃，字子游。^⑤虽说我是他师兄，可我也还是不敢对他直呼其名，而是以字敬称。其中的原因——无他，盖所谓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⑥爵么，我俩是都没有的，皆是两个平头百姓；而另外两个，我占了个“齿”，他占了个“德”——所以我俩的地位其实十分平等，故互相以字称之也。

所谓的“齿”，就是年龄。岁数上看，我比他大了整十五岁，那年他二十八，我四十三；但“德”上面，他就要比我高得多了。子游是老师钦点的文学科第一名，也是师门十哲之一^⑦。年轻有为，才二十出头就当上了武城县的县长；而我四十出头了还没混

出什么好名堂，用老师的话来讲，真是“斯亦不足畏也已”^⑧。

作为孔门唯二的两个“南蛮”（他是吴国人，我是楚国人），我俩的关系一直都挺不错。几年前子游拿到了武城县县长的委任状，我也便以师爷的名义跟着他一同上任。

而这个澹台灭明^⑨，却是个土生土长的武城人，他字子羽，年龄在我和子游之间，比我小九岁，比子游大六岁。由于我并不觉得他在德行上有什么过我之处，所以我便毫不惭愧地对他直呼其名，但不知什么缘由，子游却一直把他当作个贤人看待，实在是岂有此理。要说我不待见澹台灭明的原因，主要原因有二：

首先，是他长得不好看，但这倒不是我讨厌他的主要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他不光长得丑，还又偏喜欢扮帅：每天出门前，都非要收拾一两个时辰不可，胡子刮得精细，衣服捋得整平，头发盘得浑圆了才能

出门。哪怕只是下楼买个菜，也要正装出席。无论在家在外，走路的时候，手都永远背在身后，头更是昂得老高。哪怕有急事也不快跑，依旧如往常一步一踱，以显风度。这个派头，让眼神不好的人远远地瞧，还真是白衣飘飘、风度翩翩。

正因为如此，世人对于他的长相也就流传开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没见过他真人的，都说他有“君子之容”^⑩；但真见过他的，就都改口说他“状貌甚恶”^⑪了。

当然，要耍帅，光有仪态肯定是不够的，还得会扮孤独。而澹台灭明就是这一行当的高手。他为人从不合群，每天只一个人在窗边的办公桌前跪坐着，满脸忧郁，跟谁都不讲话。下了班我们衙门组织什么团建郊游他也从不参加，都推说要回家做学问——然而这么多年下来，虽说靠他的“君子之容”的确骗到了不少人拜他为师，但也没见到他门下哪个学生真成了才。

言到这里，如果各位读者还记得三段之前有个“首先”，那么现在要开始“其次”了。

嗯，其次，澹台灭明是个过于“正派”的人。如果要举个例子来证明一下，那可以讲讲他从来不肯踩草坪的事迹。

按道理说，平时踩不踩草坪的关系并不很大，不过是惹人烦一点，大伙一起走路都得等着他罢了。但上次他老婆生孩子，来人催他赶快回家，他竟也还同往常一样，不紧不慢地昂首绕过了衙门口前广场上的大草坪。^①等他最终到家的时候，连接生婆都已经被家里人感谢完送回去了——结果惹得他亲家雇人来骂了他半日的“直男癌”“把老婆当生育机器”。他倒也是机智，只在家里闭门不应。

那些大妈在门外骂累了，一瞧时间够钟，便立即每人对着地上啐了一口痰，收工回家做饭去了。第二天太阳出来一晒，浓痰一蒸发，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

丝毫看不出有“女权主义者”曾经到访的痕迹。

总而言之，“正派”“君子”的澹台灭明，被子游推荐给了老师去做学生。可没过几天，他就悻悻地回来了。子游偷偷打发人去问老师原因，结果老师只说了一句“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有人猜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孔先生嫌他长得丑，所以不愿教他。但如果真比丑的话，我还有个师弟叫高柴的，那才叫真的丑，身高不到一米，脸黑得像块焦炭，但老师不也照样教他，还又讲礼又讲义的。^⑬

所以我还是小人之心地感觉另外一种猜法应该更靠谱一点——即老师其实是在感叹，自己也被他的“君子之容”给骗了。而澹台灭明或许也是觉得跟老师学不到扮帅的新招式——只有什么“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⑭——但这种老年人的帅法他是不肯学的，不如早点回武城来自己研究。

按我的观察，用老师常讲的一句话来说，澹台灭明

可能就是“文胜质则史”^⑮的典型，这句话翻译一下，就是外表派头超过了内在的修养，就会显得浮夸虚伪。

不过乱猜归乱猜，谁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澹台灭明自己倒是在个人简历中“教育”那一栏里偷偷加上了“求学于孔子”这么一条，于是子游也就不再多问，还是给他官复原职，继续做武城县办公室主任的工作。从此我们三个就成了同学兼同事。

回顾一下，这几年来，虽偶有些小矛盾，但在子游的带领下，遵循着老师的教诲，我们仨也把武城治理得有模有样。三年前老师还专门带其他同学来视察过一回。

那次老师突然造访，我们还没来得及做好形象工程，连迎上去送花的小朋友和道两旁摇旗子的路人人都没准备。子游草草带着我俩匆忙出城迎接。即便毫无排场，但老师却依然很高兴：言偃啊，在武城做什么好事啊？

这里要用到一个专业术语，子游“对曰”^⑩：“不敢不敢，很惭愧。只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

老师：“还微小啊，我在城外老远就听到城里弦歌鼓琴的，给百姓放这么高雅的音乐，他们听得懂吗？俗话说：杀鸡焉用宰牛刀？让他们听听郑声就好了嘛。”

子游一直是个没什么幽默感的人，听不出老师是在跟他玩笑，所以又赶忙对曰道：老师之前说过，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我现在就是在用礼乐感化百姓，怎么能给他们听郑声这种粗俗歌曲呢？

老师一看子游把玩笑当了真，担心其他同学也有跟他一样不识趣的，马上转过头跟随从的同学们说：“你们都好好听听你们师兄言偃说的，要把他的话记下来，我刚刚就是随便调侃调侃，不能当真的。”^⑪

闲话就此打住，回到鲁哀公十六年四月辛卯的武城县衙小院内。唱诗班在院子里呜呜嗡嗡地边唱边跳，

我出了房门凉风一吹逐渐有点清醒过来。

正当此时，忽然听到有人来砸院门，把我吓了一跳。澹台灭明跑去开门，原来是子游先前派出去的信使带着我们的小师弟叔仲会^⑮一起回来了。本想热情迎接，却得知他们带来的并不是捷报，而是个噩耗：我们的老师孔子，两天前去世了。

实话说来，我对这一消息其实早就有些准备，但它的突然降临，还是让我不愿接受。

就在老师视察完武城回去后不久，他的独子伯鱼和他最喜爱的学生颜渊便相继离世。自那时起，我就暗暗有了担心——从那以后，老师再没有弹过一次琴，也再没有唱过一首歌。更尤其去年大师兄子路又惨死卫国，老师在之后的一个月里一句话都不说，每天只是静静地拄杖站在门口，目视远方。直到子贡终于打破了寂寞，请求老师开口讲几句话，而他也只是感叹道：“天何言哉？天何言哉……”^⑯

我们

的

老师